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周禮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彦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注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賔禮軍禮嘉禮也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音義示音祇本或作祇下神示地示之例

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後不音者同疏釋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為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注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後鄭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禮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目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具神非人不

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邊欲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别十有二疏釋曰此已下叙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注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别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以肆獻一經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

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

音義 禋音因李又音煙槱羊九反本亦作楢音同積也燎良召反飌音風芃薄工反一音房逢反棫音域樸音卜能他來反下同閽于權反 **疏** 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歆神始也注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槱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

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
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用玉
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
小祀用牲彼雖總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
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禋祀中有玉帛牲牷
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故鄭
云實牲體焉據三祀皆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
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
云煙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
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
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
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
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
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
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盖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
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

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賔柴者賔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

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尅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圜鍾為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右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但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

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為二故合釋此文上下皆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為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

六曰司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能上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為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叶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

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甄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云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上帝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

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主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别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宫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北辰也星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

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祭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光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注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六宗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副辜祭四方百物注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

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𩐨爲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宫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

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副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音義貍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反疈孚逼反一音方麥反共音恭句古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或作烈禩音祀又作祀罷如字一音芳皮反磔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詩照反下少昊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蓐音辱不見賢遍反此內

不音者同賓音獨本亦作瀆下同省所景反磔禳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有牛反畷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畛畷無數又陟劣反

疏 釋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神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注釋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有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貍沈與副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為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

郊特牲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方澤與四郊郊上今退在社稷之

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内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爲正其云披磔牲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令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况疈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黄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對曰少皞

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為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及四郊其二祀合為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為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為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為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

案爾雅江河淮濟為四瀆為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為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此西嶽以東都為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别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貍沈祭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别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

含藏也云腷腷牲胃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腷磔牲體
者皆從胃臆解析之故以胃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
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
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
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
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
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
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
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
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財謂
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
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
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
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

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以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注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

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音義肆他歷反解骨體祼古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反祫戶夾反率音律又音類　疏釋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總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

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注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但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者薦熟當朝踐後爓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饋獻

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熟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為
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
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
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
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之言
灌者經云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
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
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
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
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
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為終故
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
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獻吸出入之氣為魂耳目
聰明為魄人死魂氣歸于天為陽形魄歸于地為陰祭
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
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此二

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其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也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

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周公廟謂於周公廟中而為祫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為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讖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二者為祫禘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禋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禋地示言血宗廟六享言祼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禋血與祼為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孰以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為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孰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注哀謂救患分裁凶禮之別有五

疏釋曰此凶禮之目也邦國者亦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烖從

後以物哀之也注釋曰云哀謂救患分裁者此據左氏傳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裁討罪禮也引之者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裁討罪者救患即邢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裁謂若宋災諸侯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是分裁也討罪謂諸侯無故相伐是罪人也霸者會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者皆是相哀之法故并引之

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襚音義含戶暗反本亦作唅襚音遂　疏注釋曰諸侯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為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哀謂親者服焉者據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諸侯邦國之内而言但天子諸侯絶傍期傍期已下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令鄭云親者服焉疏者含襚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無歸含

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并有服也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含襚則有之故春秋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襚也

以荒禮哀凶札注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截謂疫厲音義札如字又音截縣音懸

疏注釋曰云荒人物有害者經云荒以為目下云凶札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注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以荒為目以荒替凶字故彼注荒為飢饉不為物有害也曲禮曰以下案彼注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除為妨民取蔬食也皆為貶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不食

穀祭事不縣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梁梁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日食黍稷稻梁亦貶於飲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云札讀為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夭昏札瘥是厲鬼為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以弔禮哀禍烖注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如何不弔庶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音義為大于偽反下茍偃為同疏注釋曰禍烖謂遭水火鄭知義然者以上下文驗之此禍烖當水火二事為證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使人弔之傳例雨三日已上為淫庶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事見禮記雜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以禬禮哀圍敗注同盟者會合

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災故是其類音義

檜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庚下同喪息浪反澶善然反

疏注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為國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檜是會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之中故知此檜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致檜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檜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故引左氏澶淵之會為證也案左氏傳為宋災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既無以恤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

禮哀寇亂注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疏注釋曰云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而已以賓禮親邦國注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八疏注釋曰經既云親邦國故鄭還以使諸侯相親附解之即下云相朝聘之義是也賓禮之別有八者即下文八者皆以曰間之者是也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

為文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

分來終歲則徧音義朝直遥反注下不出者皆同遍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遥反疏注釋曰云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為文故彼注云以王見諸侯為文二者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依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

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謂非時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伐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明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馬者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是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為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時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

也故鄭云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為壇於國外者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為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

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音義覜他弔反一音他堯反竟音境

疏曰此注釋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事乃聘之焉云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

小禮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明使大夫也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其周法依大行人諸侯服數來朝則有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殷衆也若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此既諸侯使臣代己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使卿為大禮對使大夫為小禮也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内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朝從天子廵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殷覜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

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衞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以軍禮同邦國注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軍禮之別有五音義僭子念反沈創林反差初佳反沈初宜反疏注釋曰既云同邦國則使諸侯邦國和同故鄭云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使之和協不僭差僭差謂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壯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侯之僭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注用其義勇疏注釋曰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

以救君是見義而為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而勇大均之禮恤衆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疏注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注云政讀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之賦即彼注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也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音義閱音悅疏注釋曰此謂天子諸侯親自四時田獵簡閱也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

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為習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之事故云閱其車徒也

大役之禮任衆也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力強弱

疏注釋曰鄭知有築宮邑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也詩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不同科是事民力之強弱也

大封之禮合衆也注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音義疆居良反

疏注釋曰知大封為正封疆者謂若諸侯相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則民庶不得合聚令以兵往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衆也鄭兼言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阻固則封人云為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以嘉禮親萬民注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

為之制嘉禮之别有六疏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獨此云萬民者餘四禮萬民所行者少故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其實上下通也注釋曰云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音義别彼列反疏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卑通有下文别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别云

食故也注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并飲酒之禮故並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彼注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别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氏曰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同是姓姬故云繫之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注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有此飲食之禮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親其恩成其性

音義冠古亂反　疏釋曰此一節陳昏姻冠笄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笄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笄不許亦二十而笄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注釋曰案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是壻親之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已是親其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注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疏釋曰言以賓射之禮者謂若射人王以六

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是賓射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故云親故舊朋友也注釋曰云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立為王已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云故舊朋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大子是為世子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即所引泰誓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天子有友諸侯之義言此者欲見經云朋友亦含諸侯在其中案洛誥周公謂成王云孺子其朋彼以成王以臣為朋友則此朋友之中可以兼之矣引司寇職有議故之辟議賓之辟者證諸侯為賓及王之故舊皆在議限與此經故舊朋友並得為賓射相親之事也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注賓客謂

朝聘者䟽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享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之賓客也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音義脤上忍反膰音煩䟽注釋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脤膰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名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膰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

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注云脤宜社之肉
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膰戎有受脤注云膰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脤社祭
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以此言之則宗廟之
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
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膰非鄭義耳對文脤為社稷肉
膰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
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
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
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
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
氏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反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
歸脤引之證同姓有歸脤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
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
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
伯舅胙注云胙膰肉周禮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不

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賔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
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
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二王
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膰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
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
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得脤膰也　以賀慶之禮親異
姓之國注異姓王昏姻甥舅疏釋曰言賀慶者謂諸侯
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
事王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
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
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
則兼同姓可知注釋曰若據男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
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壻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
女與之則為甥主娶女來則為舅總是昏姻之國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注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

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疏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以其大宗伯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之位使之不有僭差也注釋曰云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正則不僭濫也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

壹命受職注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司農云受職治職事音義見如字下士相見同疏注釋曰云始見命為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七命賜國鄭注孝經云列土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七命賜國

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大夫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士三命已下者以其四命已上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止為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

再命受服注鄭司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疏注釋曰先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者祭衣服雖不指斥服名以義推之先

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為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注云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注云於子男為卿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訖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問天子士諸侯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若然司服不見爵弁者以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

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三命受位注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疏注釋曰先鄭云受下大夫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上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為上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典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況中大夫下大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

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于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即為王臣也

四命受器

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疏注釋曰先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公之孫始得有祭器者也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孫四命始得有祭器者但未四命已前有地大夫雖得造祭器祭器未具猶假之使足至四

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未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者約典命文

五命賜則注鄭司農云則者法也出為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音義上時掌反

疏注釋曰先鄭云出為子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義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

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為成國而言可及伯即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為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三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鄭注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者此舉後代以況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同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十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並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等為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為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太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則為五十里者故也

六命賜官注鄭司農云子男入

為卿治一官也玄謂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諸侯圍齊荀偃為君禱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音義彪甫休反先悉薦反下先時同後胡豆反疏注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為卿治一官此後鄭不從者案典命唯有出封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五命入加一等為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為賜當身治一官亦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是出加入

減也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為王卿大夫其尊加故以為榮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並入為王之司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分者以晉侯入為王卿諫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分耳玄謂此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六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大宰云施則於都鄙建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已言家邑雖與大夫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皆稱曾臣言先後者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

七命賜國注王之卿六命

出封加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疏注釋曰此先鄭後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是侯伯之國者也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疏注釋曰案曲禮云牧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衞伯鄭云衞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用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伐之

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典命文 九命作伯

注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

疏注釋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加一命為二伯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貢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侯但二伯共分各得四侯半侯不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天下故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得征半天

周禮注疏

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伯故云方伯伯長也是一方之長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注等猶齊等也疏釋曰此經與下為總目此有王之鎮圭而言邦國者以邦國為主也注釋曰言等猶齊等者案雜記贊大行云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人所云皆依命數是其圭法也既命諸侯當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王執鎮圭注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尺有二寸音義瑑直轉反疏釋曰此鎮圭王祭祀時所執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餘祭祀亦執之注釋曰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者以職方九州州有一大山以為其州之鎮此鎮圭亦所以鎮安四方也云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者以其諸侯

圭皆以類為瑑瑑飾此字為四鎮之字明以四鎮之山為瑑飾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是也云圭長尺二寸者案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

公執桓圭注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疏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云是已下皆據朝時也注釋曰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按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注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柱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著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

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以其宮室
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衞守乃安故
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者以無正文故
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
是也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
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
身圭皆長七寸音義信音身縟音辱行下孟反疏注釋曰鄭必破信為身者古者書申
字皆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
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者以其字為身躬故
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縟耳者縟細也以其皆以
人形為飾若不麤縟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
有麤縟為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
為義既以人身為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

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疏注釋曰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㒊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國也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音義摯音至本或作贄疏釋曰此亦與下為總目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上下文玉為瑞禽云摯

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文注釋曰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相見新升為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朝聘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乃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色繒也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

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

音義 鶩音木介音界或作分扶問反繢胡對反衣於既反與音餘

疏 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為主又兼諸侯之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注釋曰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致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

此言以皮為之飾者孫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為飾耳云皮虎豹皮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弗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壁色繒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壁色繒蓋漢時有壁色繒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壁色繒其壁色繒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凡鴈以北方為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為君致死不失節操也云鶩取其不飛遷者庶人府史胥徒新升之時執鶩鶩即今之鴨是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為君興其巧作商或為君興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

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異耳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卿大夫飾摯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覿私面之等有庭實故此言無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音義坐才臥反後神坐故此植音值

又時力反　疏釋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一音置人執則曰瑞此對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注釋曰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墠又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

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

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鋭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音義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黄崐戶本反本又作崑音昆崘音倫本又作崙魯門反

疏冬至謂天皇大帝在注釋曰云此禮天以

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圜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靁鼓靁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者崑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崑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崑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

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黒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文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璧圜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圜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圜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薺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案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加方

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蒼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音義放方往反疏釋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釋曰知幣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

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格之從爵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注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性生而自然者過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故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

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音義為制于偽反其中丁仲反又如字令力呈反下同泆如字本亦作佚滌徒歷反邪似嗟反道音

導悍戶幹反劉音旱感胡板反疏注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產生也天生謂陰陽配合而生不由人之營造當是六牲地生謂由人營種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之情亦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生而自然何異故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詰萬民以致百物者取下文釋此也云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馬牛羊豕犬雞並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勝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並是人所種植故云

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大過大過則傷性傷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揚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為陰者見聘禮致饔餼醯在碑東醢在碑西醯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醯醢相對故醯為陽醢為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大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損盈陰

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天地之化已下是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注禮濟虛樂損盈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音義種章勇反疏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注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

實滿入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使天地之間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曰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又如鳩化為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駕雀雉化為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曰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注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為涖涖視也音義省本又作青同息井反後省牲鑊皆同鑊戶郭反齍音咨下同相息亮反注下同後詔相皆放此溉古愛反本或作摡亨普庚反

疏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師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師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與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

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注釋曰案大宗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宗不言祭事卜日而已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黄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

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為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盛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為玉敦此據天地為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辭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若是也云羣臣禮為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王有故代行其祭事音義與音預下

同

疏注釋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注薦徹豆籩王后之事

疏釋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載爲也果讀爲祼代王祼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爲主音義果音祼古亂反

出注小宗伯職故此疏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是賓客為諸侯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再祼而酢此再祼者有后祼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此皆無后祼王不親酌則皆使大宗伯攝而為之注釋曰知代王祼賓客以鬯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鬯實彝而陳之即大行人所云祼與此祼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為賓宰夫為主人是諸侯君不酌臣此大賓客遣大宗伯代祼是天子君亦不酌臣也云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者以其言代而為祼即是直祼不拜案鄉飲酒燕禮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王哭諸侯亦如之注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音義曰擯必刃反本或作賓同紂側其反疏釋曰朝覲會同即兼四時朝覲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喪亦如之者此后及世子喪王為主哭及拜賓則宗伯亦為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國赴告天子天子為位哭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為擯耳注釋曰為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

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擯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衆覲禮齒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足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為上相則王在矣而云大喪則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后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緦衰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案彼注云麻不加於采絰衍字以其遥哭諸侯著爵弁紂衣而已不合加麻絰於紂衣爵弁之上也

王命諸侯則儐注儐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

王右以筴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筴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音義假音格至也依於豈反鄉許亮反筴初革反疏注釋曰云儐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儐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是諸侯命臣亦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特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注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云立依前南向者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之事也云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

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策命之者此案覲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同命諸侯時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傳云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畧也者但命諸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令所言不盡故云畧也云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者祭統所云是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

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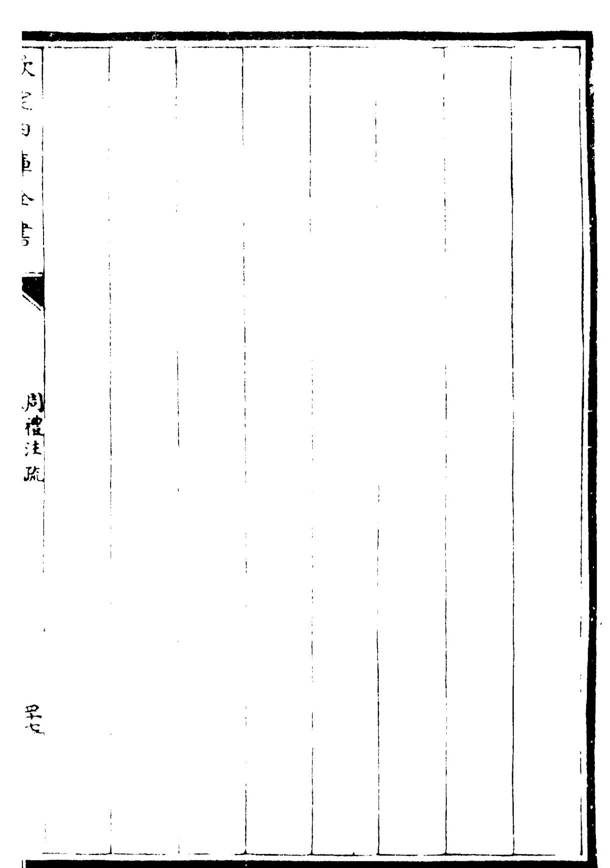
注釋曰此旅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烖凶謂年穀不熟烖謂水火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為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遥祭之故云四望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疏釋曰大封謂若典命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故先以禮告

后土神然後封之也注釋曰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句芒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注本無言后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注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后土社故鄭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大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社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注頒讀為班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

公卿大夫所食采也音義頒音班 疏注釋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有頒皆讀為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踈分為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周禮注疏卷十八

周禮注疏卷十八考證

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疏五星右旋為緯○右監本訛作左今改正

又春曰昊天○昊天上監本訛衍欽若二字今删正

又王莽時孔昭○昭祭法疏作晁

以肆獻祼享先王疏豚解而腥之○腥監本訛作醒今据禮運注改正

春見曰朝疏言無常期者謂非時常月○謂非監本訛

作非謂今据大行人注疏改正

以軍禮同邦國疏設錫之類○設錫監本訛該錫今据

郊特牲原文改正

以賓射之禮疏又王制有王大子是爲世子時共在學

者也○大字下疑脫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十五字

以饗燕之禮疏比饗燕謂大行人云○下所引是掌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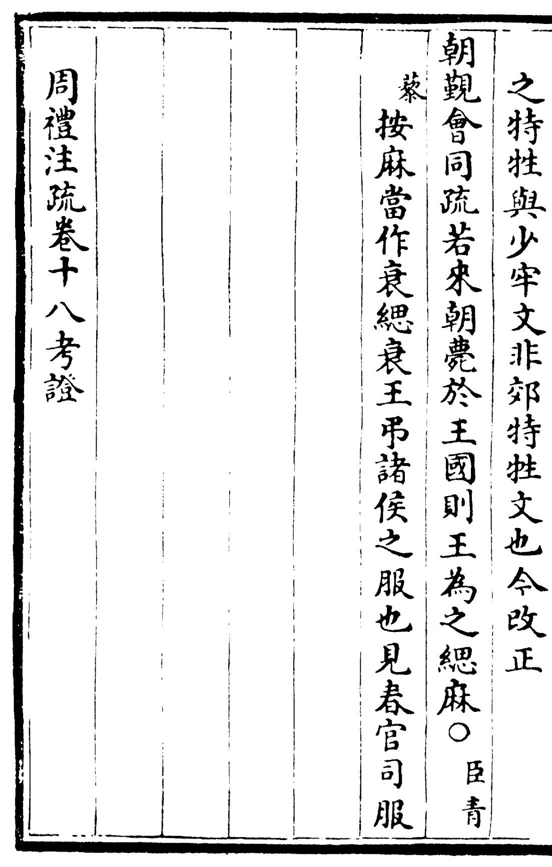
職文非大行人也

以脤膰之禮注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臣學健按地官掌蜃注亦引此句以脤為蜃考三傳皆作脤鄭以脤肉用蜃器盛之故以為蜃耳

九命作伯疏令云九命明有功德加一命為二伯也○一命監本訛作二命今改正

凡祀大神疏以其大宰不掌祭事卜日而已○卜日而已四字監本訛在太卜之屬下今据太宰職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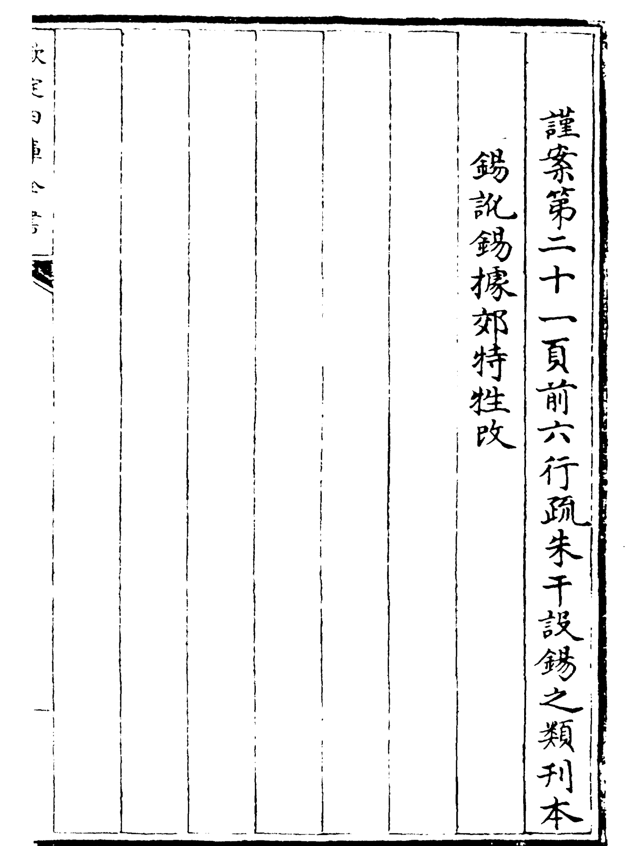
又按特牲少牢○案監本訛作郊考下所引者儀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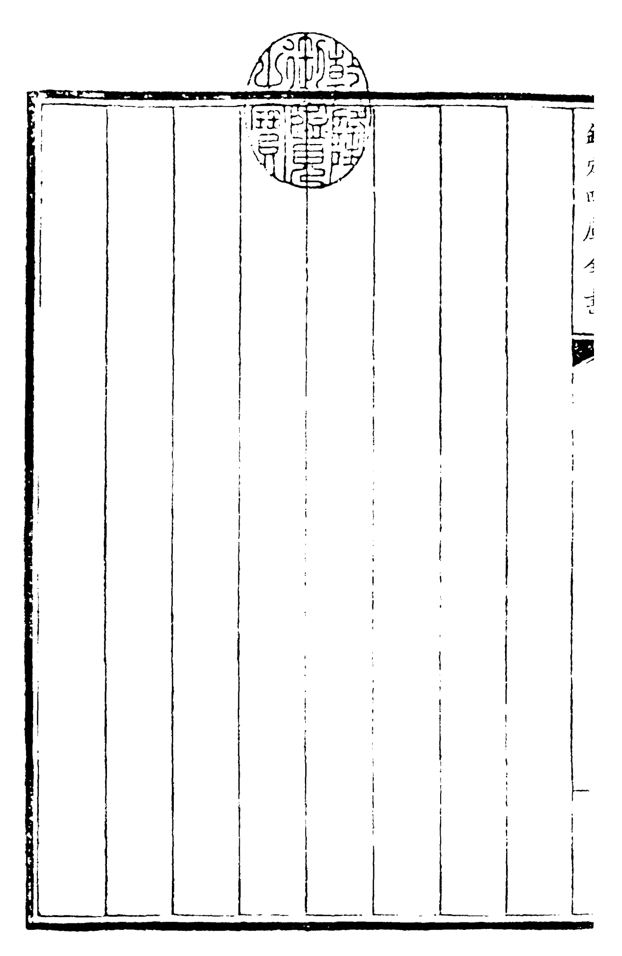
之特牲與少牢文非郊特牲文也今改正

朝覲會同疏若來朝覲於王國則王為之緦麻○臣青黎按麻當作衰緦衰王弔諸侯之服也見春官司服

周禮注疏卷十八考證



謹案第二十一頁前六行疏朱干設錫之類刊本錫訛鍚據郊特牲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禮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周禮注疏卷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賈公彥疏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疏釋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為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宗廟是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皆據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

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内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注釋曰鄭知庫門内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内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樞紐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黒曰汁光

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
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
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
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
雨師於北郊音義卬如字劉五郎反標必消反樞昌朱反紐女久反拒居禹反沈又音巨汁音叶劉予集反疏釋曰自此以下立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
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
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
郊之內有自然之圜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
故不言也注釋曰云兆為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
之壝謂壝土為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

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五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皇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以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為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

五行金為陽土為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内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内也若然尚書云望于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注順其所在疏釋曰案大司徒職地有十等此不言林澤原隰

亦順其所在可知故畧不言也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注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軍賓嘉疏注釋曰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四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軍賓嘉者大宗伯職文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音義昭常遥反疏釋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畧而不言祧有二廟故此總云廟祧之昭穆諸侯無二

祧謂始封大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大祖爲祧也注釋曰案祭法注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遠廟爲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爲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毁即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釋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爲法注釋曰案尚書五服五章哉鄭注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

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惟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即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為五也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政令謂役守之事音義適丁歷反 疏釋曰此三族謂父子孫一本而言推此而往其中則兼九族矣云辨親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傍至緦麻重服者則親輕服者則疏也云正室皆謂之門子者還據九族之內但是適子正體主皆是正室亦謂之門

子注釋曰云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為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為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即是以五為九也若然不言以五為七乃云以五為九者齊衰三月章云為曾祖鄭注云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為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以此而言曾祖高祖服同齊衰三月則為曾孫玄孫服同緦麻三月以尊卑服同故經云以五為九不須言以五為七也云政令役守之事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若有甲兵之事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是其役事案宮伯職云掌士庶子又有八次八舍宿衛之事是其守之事故總云政令役守之事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注毛擇毛也

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音義毛戚如字劉莫報反疏釋曰言辨其名物者若六牲皆有名若馬牛羊豕犬雞物色也皆有毛色若宗廟用騂之等云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以其天官貳王治事尊而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彼雖諸侯法可況天子也注釋曰先鄭云司徒奉牛已下皆案職知之若大司徒有牛人即云奉牛牲宗伯職有雞人即云供雞牲司馬職有羊人校人掌馬即云共羊牲奉馬牲司寇職有犬人即云奉犬牲是以先鄭依而用馬唯司空職亡先鄭知主豕者五行傳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是豕屬北方司空冬官故奉豕牲也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

奉之注盛讀為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音義苽音孤疏釋曰六穀云名物者謂六穀各有名其色異故云名物也云與其用者六穀所用若六牲六彝所用不同故須辨之云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者黍稷簠簋是婦人所奉之事故使六宮之人奉之六宮之人謂若世婦職云女宮之宿戒者也注釋曰讀盛為粢者爾雅釋草粢稷也粢字從次以次為聲其盛字從皿以齊為聲從皿不如從米故讀粢也云六粢黍稷稻粱麥苽者約食醫和王六食云黍稷稻粱麥苽而言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注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為祼音義斝音假又音嫁蜼音誄又以水反疏注釋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

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為祼者諸文皆云祼故讀從之其實祼更讀為灌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注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音義獻素何反著直畧反大音泰

疏釋曰案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不見為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惟在野外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賓客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賓客者舉下以明上故畧而不言注釋曰云待者有事則給之者所須則祭祀賓客是也上經六彝亦云以待鄭不言者上經不言祭祀賓客故鄭亦畧而不言亦就此以待祭祀賓客而解

之先鄭解六尊亦據司尊彝而言也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注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疏釋曰衣服謂若司服衮冕以下惟有大裘不可以賞賜以其諸侯不合用之是以魯祭天用衮冕則二王後祭天亦不得用大裘也云車旗者謂若巾車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及夏篆已下亦得依所乘者賜之惟玉路不得賜與大裘同是以魯用殷之大路也注釋曰引書者尚書舜典文孔云賜以車服旌其能用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注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饔爨之事次序之時疏注釋曰云序事卜日省牲之等者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序謂次第先後故取上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已下之事此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惟饔爨之言出於特牲即大宗伯云牲鑊一也若

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疏釋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注釋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大卜文不言大遷者引文畧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注逆齍受饎人之盛以入省鑊視亨腥熟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音義饎昌志反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疏釋曰此云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

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濯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注釋曰知齍受饎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饎爨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饎爨亦在廟門外今言迎齍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簠簋也云省鑊視亨腥熟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鑊鄭不言畧也云時薦陳之晚早者陳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坐皆有晚早云備謂饌具者此饌具即堂東所陳陳備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

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

瓚祼注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音義瓚才但反疏注釋曰云祭祀

以時奉而授王者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祼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賔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大宗伯云大賔客攝而載祼者是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未得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

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小禮羣臣之禮疏釋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

云凡大禮佐大宗伯者大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至職末輒言此者此以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大宗伯故於此申言之以結上也 賜卿大夫士爵則儐注賜猶命也儐之如命諸侯之儀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疏 釋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士卑故小宗伯儐之注釋曰云賜猶命也者但命謂以簡策以辭命之并加以服賜自是以車馬賜之則賜命別矣而言賜猶命者欲見賜命相將之物故覲禮賜侯氏以車馬及命書與篋服同時也云如命諸侯之儀者儀濃雖同禮數則異也引公羊傳者欲見賜命相將之事 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注謂所齎來貢獻之

財物音義齎子兮反本又作賫疏釋曰小祭祀謂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事其禮如大宗伯也注釋曰此謂諸侯來朝覲禮畢每國於廟貢國所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玉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陳故云受其將幣之齎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葢用石為之奉謂將行音義祓孚物反劉音廢從才用反齊車側皆反疏

釋曰言大師者大起軍師以征伐云師有司而立軍社者謂小宗伯師領有司大祝而立軍社載於齊車以行云奉主車者謂遷主亦載於齊車以行也注釋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見大祝職云大師設軍社故也鄭知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者見大誓及王制將出軍皆云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曾子問云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故知也云社主曰軍社者以其載社在於軍中故以軍社言之云遷主曰祖者此經直云奉主車雖不云祖鄭意欲取尚書賞於祖為證故先言遷主曰祖也引春秋者定四年召陵之會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其使祝佗從祝佗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若君行師從卿行旅從祝不出境祝佗言此者欲見召陵之會是朝聘吉行大祝不合行意時靈公抑遣行祝佗遂行引者欲見此經有司立軍社是天祝之事也引曾子問者欲見軍行天子諸侯皆用遷廟木主行之意也尚書者是甘誓啓與有扈戰於

甘之野誓士衆之辭引之者欲見軍行須軍社遷主也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者案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彼雖施於神祠要有石主主類其社其社既以土爲壇石是土之類故鄭注社主蓋以石爲之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奉謂將行者以曾子問云載於齊車又尚書用命賞於祖故知奉謂將行也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鄭司農云則與祭謂軍祭表禡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事玄謂與祭有司謂大祝之屬蓋司馬之官實典焉音義與音預注則與與其祭與祭與執事同

疏釋曰其四望者謂五岳四鎮四瀆王軍將有事與敵合戰之時則小宗伯與祭有司大祝之等祭四望之神以求福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

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故以四望言之也注釋曰先鄭以與祭以上絕讀之若然則與祭者與祭何神乎其有司將事於四望則有司自有事於四望矣不干小宗伯輒於此言之是何義也於義不然故鄭合為一事解之也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知司馬實典之者以其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注甸讀曰田有司大司馬之屬饁饋也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羣臣詩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而分之音義甸音田出注下甸役同饁于輒反劉于法反

疏釋曰言大甸者天子四時田獵也云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者謂田在四郊之外田訖以禽獸饋於郊者將入國過四郊四郊皆有天地日月山川之位便以獸薦於神位以歆神非正祭直是野饁獸於郊云遂頒禽者因事曰遂以在郊饁獸訖入至澤宮中而射以主皮行班餘獲射之禮故云遂頒禽注釋曰甸者以郊外曰甸甸獵在甸地故云甸今讀曰田者義將兩兼非直獵在甸地亦得取田義以其似治田去不秀實故以田言之云有司大司馬之屬者以其軍事是司馬之事故大司馬職云徒禦致禽饁獸於郊故知大司馬之屬但小宗伯不可帥大司馬故知所帥者司馬之屬官故以之屬言之也云四方之神者即天地山川之等云郊有羣神之兆者上文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羣神之兆也引詩傳者證頒禽之義書傳亦云馬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注執事大祝及

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音義讄音誄疏釋曰云大烖者謂國遭水大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注釋曰鄭知執事之中大祝及男巫女巫者見大祝職云國有大故天烖則彌祀社稷司巫云國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男巫職中雖無事其司巫所帥者即帥男巫也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是以鄭君歷而言焉以充事也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王崩大肆以秬鬯渳注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渳為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音義渳亡婢反杜音泯亡恐反李亡辨反疏注釋曰先鄭與子春所解皆不釋肆字故後鄭

就足之特解肆為始陳尸伸之者肆訓為陳為伸故也必用秬鬯者以死者人所惡故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祝職云大喪始崩以肆鬯䙡尸小祝又云大喪贊䙡彼二官已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注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音義斂力豔反下及注同稱尺證反疏注釋曰鄭知執事是大祝之屬者案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云親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斂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為之也引喪大記者以天子之喪大小斂稱數無

文故約諸侯灋推出天子斂之稱數也案喪大記注小斂十九稱灋天地之成數故尊卑同至於襲與大斂乃異大斂五等諸侯同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也天子大夫士約與諸侯之卿大夫士同以其執贄同故祿與廟數及襲斂亦無媵也云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

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注制色宜齊同音義縣音玄 衰七雷反

疏釋曰式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案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齊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兼有色也但冠不據色是以喪服傳云冠六升鍛而勿灰明不色如苴也縣衰冠者大僕云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注云首服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與此不同故彼別縣之也

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

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釋曰此文承喪冠之下卜葬之上謂既殯之後事故禮記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注釋曰鄭知執事是梓匠之屬者以其明器所為是工巧之事梓人匠人見主工巧故知是梓匠也言之屬者冬官總主人工事故以之屬兼之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者亦約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故知將葬獻材也又知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請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注云形灋定為素飾治畢為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案士喪禮主人親哭以無官此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注兆墓塋域甫始也鄭大夫讀竁皆為

穿杜子春讀窆為毳皆謂葬穿壙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脃之脺音義窆昌絹反李依杜昌銳反鄭大夫音穿腐房甫反脃七歲反舊作脺誤劉清芮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膬字音千芮反今注本或有作膬字者則與劉音為協沈云字林有脺音卒脺者牛羊脂膬者與易破恐字誤案釋如沈解義則可通脺恐未協脺已下皆非鄭義疏曰王喪七月而葬將葬先卜墓之塋兆故云卜葬兆也云甫窆者既得吉而始穿地為壙故云甫窆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在壙所其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注釋曰孝經云卜其宅兆注以兆為塋兆解之此兆為墓塋兆者彼此義得兩合相兼乃具故注各據一邊而言也鄭大夫讀窆皆為穿此經惟有一窆而云皆并下冢人甫窆皆為穿也杜子春讀窆為毳毳亦是穿當時有此

語後鄭從之故云皆謂葬穿壙也云今南陽名穿地為竁聲如腐脆之脃者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為竁竁之聲如腐脆之脃則以竁為脆也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illegible]

疏注釋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故葬之上其中惟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者自始死至葬前孝子思慕於生故無尸而設奠象生時為羞於坐前也既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日中而虞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是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

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案士虞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云喪祭虞祭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祔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己日為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卒哭祭其祔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為祔祭是士從始虞至祔日總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哭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後平常為吉祭則禫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并祔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祔祭總釋故喪中之祭總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成葬而祭墓為位

注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疏釋曰云成葬者謂造丘墳已訖以王之靈柩託於此土故祭后土之神使安祐之當設祭位於墓左也注釋曰成葬丘已封也者案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據彼有丘封之文故依而言之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以其士之墳蓋高四尺故日中虞祭待奠墓有司來歸此上大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奠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凡王之

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注肄習也故書肄為肆儀為義杜子春讀肆當為肄義為儀若今時肄司徒府也小宗伯主其位音義肄以志反習也沈音四字又似二反疏釋曰言王有會同軍旅甸役之事皆有禱祠之處云肄儀為位者數者禱祠皆須預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肄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國有禍烖則亦如之注謂有所禱祈疏釋曰禍烖謂國遭水火凶荒則有禱祈之事故云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注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疏釋曰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小宗伯為位祭之注釋曰凡言類者皆謂依事類而為之但求

福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是祠者依正祭之禮也則禱禮輕者雖依正禮祭饌畧少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疏釋曰凡言大禮者王親為之者小禮者羣臣攝而為之者小禮小宗伯專掌其事其灋如大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謂之小禮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注佐助也疏釋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注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

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音義牷音全

疏釋曰此則佐宗伯之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牷之等注釋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有禋祀已下神大次小而言惟天神中無言地而已其於地亦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惟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地亦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鷩冕毳冕所祭已具於彼

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也地亦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亦血祭社稷五祀五嶽是也宗廟次祀巳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巳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玄謂祈當為進禨之禨珥當為衈禨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

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禨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葢叩其鼻以衈社也音義祈及注禨同巨既反或旦依反珥而志反注衈同封苦圭反夾古洽反劉古協反

疏釋曰言歲時序其祭祀者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及其刉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刉用羽牲即曰衈注釋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餌者皆義無所取

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為進禨之禨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禨鄭以為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為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為衈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為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禨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衈欲破經珥及子春餌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為之以證衈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刏衈則奉犬牲毛牲曰刏羽牲曰衈此刏衈正字與若然刏既正字而讀從進禨者且從故書幾音耳至士師別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衈是取血以釁之事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注展省閱也職讀為樴樴可以繫牲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音義職劉之弋反戚音弋注樴同監古銜反疏釋曰肆師以將有天地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注釋曰鄭讀職為樴者但三百六十官皆有職司若言職則無所指斥若為樴為聲謂置梟之時樴樴然作聲故讀從樴可以繫牲者也云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故知樴人是此二官也言此樴人對彼樴人不要是充人監門人也斗人所云樴人者彼鄭注充人并牧人在其中矣此有監門人者謂蒐祭諸神司中之等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注宿先卜祭之夕疏釋曰言凡祭祀之卜日謂

天地宗廟之等將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矣若然卜日吉則齊令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旦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眡滌濯亦如之者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故云亦如之

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注粢六穀也在器曰盛陳陳列也果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故書表為剽剽表皆謂徽識也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為鬯音義果古亂反下同鬻音煮相息亮反下相其禮及注同剽芳遥反或礽遥反識式志反又昌志反

疏釋曰云祭之日表齍盛告潔者當祭之日旦具黍稷等盛於簠簋陳於廟堂東又以徽識表其

名又告潔淨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且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既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云及果築鬻者謂於宗廟有祼衆禮記雜記築鬱臼以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煑以和秬鬯之酒以沛之而祼矣云相治小禮者謂羣臣行事則肆師相治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人有惰慢懈怠者則誅責之注釋曰爾雅云粢稷也彼特訓粢為稷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總而言之六穀皆是粢故此經總六穀為粢故鄭云粢六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大食即膳夫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鄭司農云築煑築香草煑以為鬯者此言築鬻鬱人云祼事和鬱鬯謂取鬱金煑和秬鬯之酒沛以祼神及賓客故二鄭俱言之云皆謂徽識也者以剽表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於六粢之上皆為徽識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餱不表獨此表之者以其餘器所盛各異覩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盒葢覆之覩器不知其實

故特須表顯之也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掌兆中廟中之禁令注兆壇塋域疏釋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則四郊之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注釋曰凡為壇者四面皆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塋域也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注此王所以禮賓客疏釋曰案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大宗伯云大賓客攝而載祼則此官主以築鬱金煑之和鬯酒也筵几云涖謂司几筵設之肆師臨之也注釋曰言此以對彼彼則上經築鬻禮宗廟神也贊祼將注酌鬱鬯授大宗伯載祼疏注釋曰此據大宗伯職而言案小宰亦云賓客贊祼者容有故相代也大朝覲佐儐注為

承儐疏釋曰此言大朝覲為承儐謂大會同朝覲時若四時常朝則小行人為承儐小行人所云者是也

共設匪甕之禮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音義甕於貢反食音嗣下同與音餘下倶與同疏釋曰此辟師不掌飲食而共設者辟師主禮事謂依禮使掌客之等及諸官共設之也注釋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甕今言共設匪甕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又欲破匪從筐之事也云字之誤與者無正文約同彼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

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饗食授祭注授賓祭肺疏注釋曰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者亦亨大牢以食賓舉依命數云授祭者祭謂祭先造食者案膳夫云授王祭則此授祭者非授王可知故鄭云授賓祭肺也必知祭肺者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肺周所祭故知祭者祭肺也

與祝侯禳于畺及郊注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釋曰侯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于畺及郊凡侯禳從內向外應先言郊後言畺今先言畺倒言之者可遠則遠可近則近任當時之宜故倒文以見義也注釋曰知畺五百里者王畿千里中置國城面五百里故大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也知

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知近郊五十里者案尚書君陳序云分正東郊成周鄭彼注云成周在近郊五十里案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其漢灋於王城置河南縣於成周置洛陽縣相去見五十里是近郊五十里故云東郊也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注築香草煑以為鬯以浴尸香草鬱也疏釋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肆師與之築鬱金香草和鬯酒以浴尸使之香也令內外命婦序哭注序使相次秩疏釋曰案下注六鄉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注釋曰哭灋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注外命男六鄉以出也內命男朝廷

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文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音義衰七雷反注同中丁仲反注同為夫于偽反下為取同

疏釋曰外內命男女為王雖有齊斬不同其衰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灋也云且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為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為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見不定之義也注釋曰

云內外男女者無正文鄭以意言之以王宮為正朝廷在王宮內為內命男故以六鄉六遂及公邑大夫等皆為外命男其妻總為外命女者此對三夫人已下既為內命女則此朝廷及六鄉以外卿大夫妻為外命女可知云喪服為夫之君齊衰不杖者是喪服不杖齊衰章文云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為王斬衰而杖也云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諸臣妻為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為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已下為王正服斬衰衰三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據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司農所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雖云舊說仍是四制之文也玄謂王喪依諸侯者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鄭注云祝佐含斂先服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

長服注官長大夫士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俱同時有服即杖矣為天子服授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禮也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故書位為涖杜子春云涖當為位書亦或為位宗謂宗廟音義甸音田下大甸同

疏釋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于社及宗時皆肆師為祭位也注釋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於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尚書傳曰王升舟已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渡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

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主殺戮與軍將同故名社主為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亞在將舟後引之者證在軍有社及宗之意也異義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若然文王時已有靈臺今武王而曰觀臺者鄭君之意觀臺則靈臺對文有異散文則通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注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

社設奠於牧室音義造七報反注造猶同牧戚音目劉音茂疏釋曰上經用牲於社

宗據在軍下云師不功據敗退後則此經據尅勝後告

天及社之事注釋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於上帝造屬

於禰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則造與類同屬于上帝故

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爲兆以類禮即祭上

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

新爲壇兆故鄭云爲兆也鄭知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此直是告祭非常非是禱祈之所祭故知依正禮郊祀

而爲之謂如四時迎氣於四郊皆是也云大神社及方

嶽也者以其今所報告皆是出時告者以出時類于上

帝宜于社造於禰今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

是社也知兼有方嶽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於四望

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嶽方嶽即四望也云

山川蓋軍之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

思險阻軍止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云大傳

者禮記大傳篇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與受戰於牧野鄭注云紂近郊三十里名牧是武王伐紂之事故云大事云既事而退者武王與紂於牧地戰紂敗退入紂都自焚於宣室武王入紂都既封建乃退向牧地云祡於上帝者以實祡祭帝即此經類于上帝一也云祈于社者即此經封于大神一也云設奠於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於此文無所當連引之者欲見此經亦當有祭行主不言者文不備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注助助大司馬也故書功為工鄭司農工讀為功古者工與功同字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疏釋曰師不功謂戰敗云助牽主車者主中有二謂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注釋曰知助助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此肆師助大

司馬也若然案小宗伯云立軍社奉主車謂未敗時若敗即大司馬奉之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灋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音義貉莫駕反鄭音陌後表貉皆同蚘音尤疏釋曰案大司馬仲冬教大閱教戰訖入防將田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此時肆師為位而祭也注釋曰知貉師祭也者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貉為師祭也云貉讀為十百之百者鄭以聲讀之必名此祭為貉者以其取應十得百為十倍之義云祭造軍法者凡言祭者祭先明是先世創首造軍灋者也云禱氣勢之增倍也者謂禱祈使師有氣勢望得所獲增益十倍還釋貉字之意也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者案史記黃帝與蚩尤戰于涿

鹿之野俱是造兵之首案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云帝謂五德之帝是黃帝以德配類則貉祭祭蚩尤是以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故鄭云或曰黃帝也又禮說云黃帝以德行蚩尤與黃帝戰亦是造兵之首故漢高亦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不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音義芟色銜反柞側百反

疏釋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為祭名也正當嘗祭日肆師涖卜來歲之芟者以其餘事卜則大宗伯涖卜或大卜涖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涖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眡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為之注

釋曰芟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之皆是治田以稼穡故并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注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音義獮思淺反疏釋曰謂肆師正當出獮田之日則涖卜來歲之戒不虞之事注釋曰秋田曰獮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戒不虞者鄭解不於春蒐夏苗涖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日為戒者以其春教振旅夏教茇舍非正習兵秋教治兵之日故於是戒不虞世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兵寇之備也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注社祭土為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釋曰類上文當

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洫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卜來歲亦如今年宜稼與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注釋曰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材於地取灋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故云社祭土為取財焉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音義禜音詠酺音蒲又音步疏注釋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禜酺者經云命國人祭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釋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

經據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云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注釋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特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注相其適子疏注釋曰鄭知相適子者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為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疏釋曰案小宗伯已云佐宗伯此又言之者但肆師與小宗伯中下大夫命數是一故二人同佐宗伯無嫌也案大宗伯云治其大禮小宗伯云相治小禮此又云治其禮儀者謂佐大小宗伯

治之謹習其事也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疏釋曰此一經於職末總結之也

鬱人掌祼器注祼器謂彝及舟與瓚疏注釋曰知祼器中有彝及舟者此經下文云和鬱鬯以實彝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皆云焉故知有彝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尚書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將即下文祼玉是也故知祼器中有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築鬱金煑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煑之焦中停於

祭前鬱為草若蘭音義鷦子遥反劉似消反本又作鐎音同李又即脩反疏釋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至於山川及門社等事在鬯人亦云無祼事此云祭祀唯據宗廟耳其賔客祼則大行人云公再祼之等是也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造秬黍之鬯酒也為宗廟賔客用鬱者則鬱人築鬱金草煑之以和鬯酒更和以盎齊泲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饗賔客及祭宗廟之處也注釋曰鄭知築鬱金草煑之者見肆師云築鬻故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者此似直煑鬱停之無鬯酒者文略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者蘭則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為鬯草也

凡祼玉濯

之陳之以贊祼事注祼玉謂圭瓚璋瓚疏釋曰此祼玉即圭璋是也故玉人典瑞皆云祼圭尺有二寸禮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注釋曰案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鄭并言之也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注節謂王奉玉送祼早晏之時疏釋曰云祼將之儀者即是奉玉送祼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兩言之注釋曰云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

凡祼事沃盥疏釋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若祭祀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大喪之淵共其肆器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

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音義造七報反下同併蒲冷反襢章善反沈又音但第側几反疏注釋曰肆訓為陳故鄭云謂陳尸之器也云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者此謂二月已後至八月鄭注喪大記造猶內也引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云士併瓦盤無冰者則盛水以寒尸士喪禮君賜冰用夷盤云設牀襢第有枕者此謂陳尸之牀設冰於其下云天子亦用夷盤者凌人職云大喪共夷盤冰此夷盤則諸侯大盤之類與大夫夷盤同名耳大小則異也

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注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音義貍亡皆反遣棄戰反疏注釋曰知葬共裸器據遣奠時

者以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此即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者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於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注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

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燔事相成音義斝古雅反

嘏古雅反酳俟吝反又音肴燔音煩疏釋曰此大祭祀云受嘏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嘏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酳尸後尸嘏王之節也注釋曰鄭知斝是受福之嘏非天子奠斝般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處唯有受嘏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斝為受福之嘏也云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為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各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戶尸食訖王酳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酳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續之令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

之時云主人受嘏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在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嘏主人以大福遂以黍稷肺授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内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者嗇黍即所歛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祝及佐食無獻鬱人量人灋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其節同故引為證也云必與量人者鬱人贊祼尸者即上文贊祼事詔祼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燔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祼後獻祭事乃成故云事相成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釋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

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注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音義壝惟癸反劉欲鬼反罍音雷或郎追反墠音善又音禪

疏注釋曰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為壝於中除地為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據外壝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旊人為瓦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禜門用瓢齎注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

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故書𤓰作刏鄭司農讀刏爲𤓰杜子春讀𧆞爲粢𤓰謂粢盛也𤣥謂𧆞讀爲齊取甘𤓰割去柢以齊爲尊音義禜音詠𤓰婢遥反𧆞音齋在兮反杜音資𥛁作管反刏巳名反𧖸力兮反或郎戈反去起吕反柢音帝　疏注釋曰鄭知禜謂營𥛁者欲見祭神非一取營𥛁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知也春秋傳者昭元年子産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禜是營𥛁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彼讖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𤣥謂𧆞讀爲齊者以其割齊爲尊亦取質畧之意故不從子春也廟用脩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注祼當為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蜃畫為蜃形蚌曰合將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音義 脩音卣羊久反又音由中尊也祼祼音埋出注概古愛反疈孚逼反散素旱反注及下注同獻素何反蚌步項反曰合音合本亦作合將如字本又作漿 疏注釋曰鄭破祼為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

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𤣥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此始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自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畧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祼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畧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駮明用此禮同義與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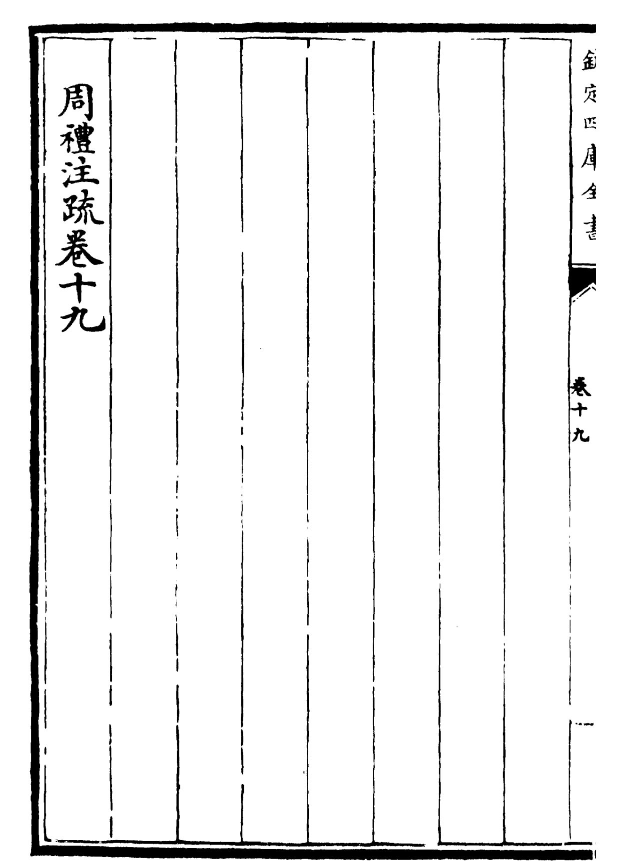
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蜃之等漆外别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罍為下者欲推出卣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罍為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含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大喪

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注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徽音義斗音主注同疏注釋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為徽者以鬯釁尸故以徽為莊飾義也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注給淬浴音義淬七內反疏注釋曰鄭知王齊以鬯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凡王弔臨共介鬯注以尊適卑曰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

神與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音義介音界被普皮反又皮寄反為執于偽反與音餘畛之忍反致也父音甫本又作甫疏釋曰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副使從行者天子所往停在諸侯之廟祝致辭告廟介使則進此鬯於神前故云介鬯注釋曰云以尊適畢曰臨者欲解臨非如雜記云上客臨彼謂哭臨也此王弔諸侯諸臣故以以尊適畢解之引春秋者昭三年齊晏嬰辭引之者證以尊適畢稱臨之義司農云鬯香草者見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禮緯亦云鬯草生庭故知鬯香草也此直是秬鬯無香草故後鄭不從也云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者先鄭之意以介為被似若春秋被練之義故云被之後鄭亦不從玄謂曲禮曰者下曲禮文云摯天子鬯者彼摯下與天子鬯諸侯圭

卿羔已下為目此天子以鬯為摯若卿羔之類但天子
至尊不自執使介為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
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云檀弓曰者此亦下曲禮
文言檀弓者誤案彼注云畛致也謂使祝告至于鬼神
王至尊臣不名君
故云某父某字也



周禮注疏卷十九

周禮注疏卷十九考證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注九皇六十四氏○氏一本作民見序說

掌五禮之禁令疏士二豆四俎○臣紱按骨俎當奇四疑三字之訛

辨吉凶之五服疏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監本脫天子服三字以鄭氏尚書義補之

大祭祀疏其逆齍即大宗伯涖玉齍者是也大宗伯涖

之○臣松齡按据本職涖當作奉

小祭祀疏其庭實之物則小宗伯受之以東○東或疑

作陳誤也臣紱按聘禮皮如入右首而東是其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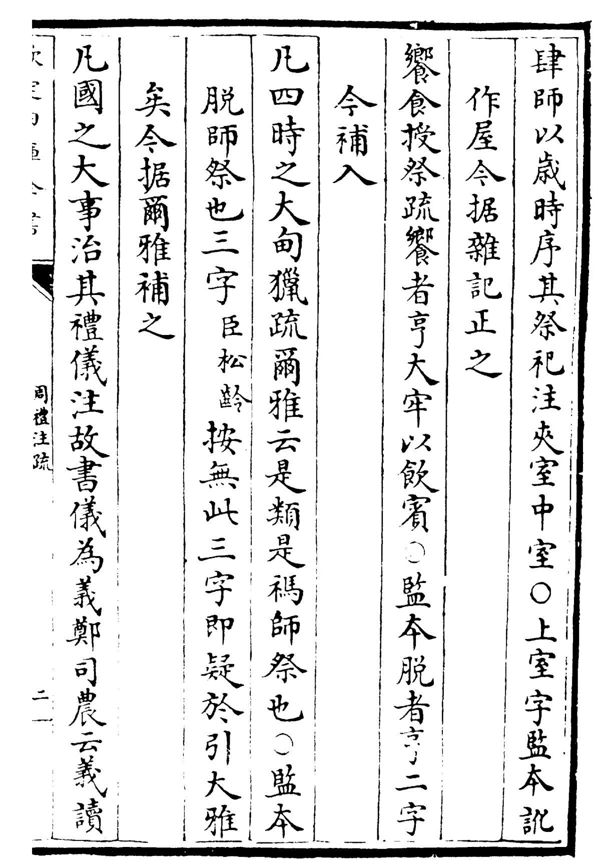
雜記亦云宰舉以東

若大甸注以禽饋四方之神於郊郊有羣神之兆○下

神字監本訛臣今改正

縣衰冠之式疏案禮記問喪云○臣青藜按下所引者

是問傳文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注夾室中室○上室字監本訛作屋今据雜記正之

饗食授祭疏饗者亨大牢以飲賓○監本脫者亨二字今補入

凡四時之大甸獵疏爾雅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監本脫師祭也三字 臣松齡按無此三字即疑於引大雅矣今据爾雅補之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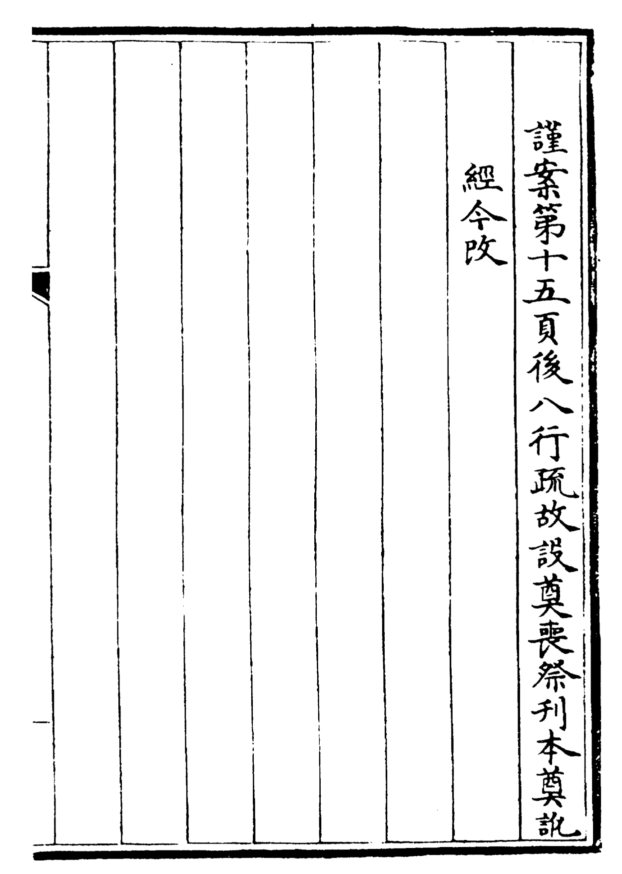
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臣麟昌

按漢書禮儀之義多作誼先鄭之說可以互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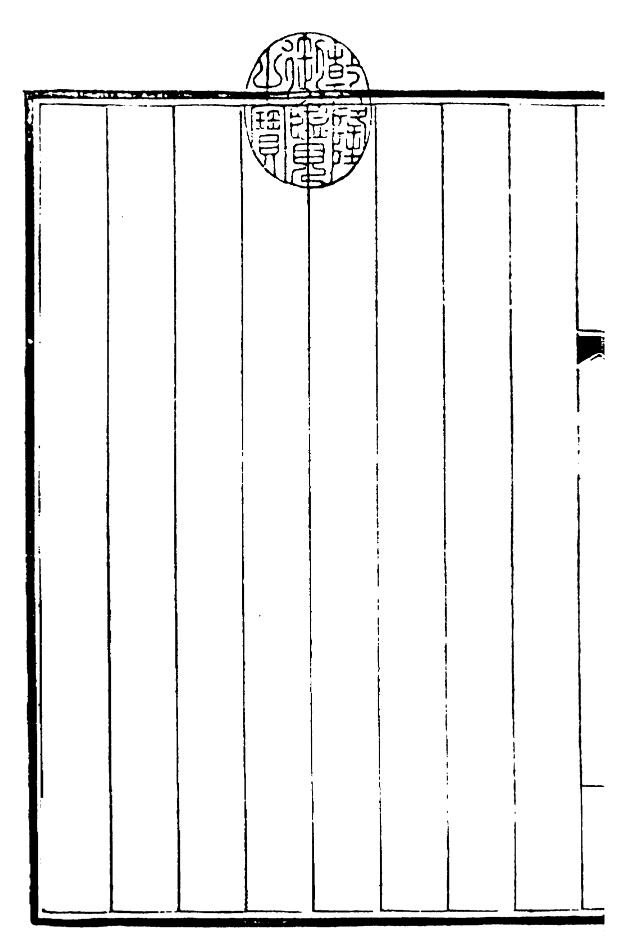
凡王弔臨注春秋傳曰照臨敝邑○敝監本訛幣又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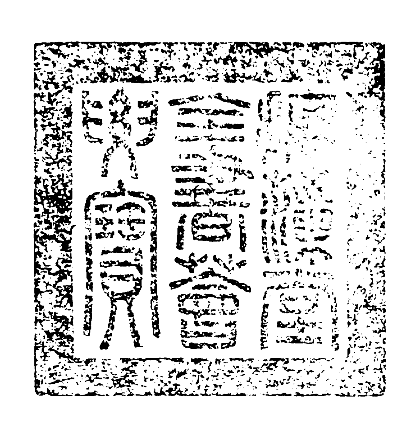
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鬼訛於俱据原文改正

周禮注疏卷十九考證


謹案第十五頁後八行疏故設奠喪祭刊本奠訛

經今改


乾隆御覽之寶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任　頡